

# 秋感

□孔明

## 笔走龙蛇

人是扳着指头过日子的,就算人瑞,能活一百年,过一天其实也是少一天。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明天更美好!”那要看明天是个啥日子。天寒地冻的,忽然明天立春,那当然美好;正理怨骂日暑热,忽然明天立秋,那感觉是否美好,就很难说了,起码会因人而异。人怪得很,一年四季,唯独秋天逼近了,人忽然就有感觉了。就算心理作用吧,反正是秋到心上了,愁也就悄悄无中生有了。那愁即便淡淡的,也是一种秋感吧?

人一旦有了秋感,看啥都带上秋的色彩了。特别是真昼秋了,看啥都是秋了。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依旧火辣辣的,人爱说:“这哪儿像秋日呀!”言外之意,秋日比不得春日,起码也如春日才好。所以,有一句话就吊在一些人的嘴上:“天凉好个秋!”秋天不凉反而热,那就是秋老虎。白日秋热,就盼天黑,因

为俗话说:“早上立了秋,晚上凉嗖嗖。”那晚上也叫秋晚,亦即秋夜。看呀,天上明晃晃一轮满月,那是秋月。古人云:“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恨其光辉。”喜也罢,恨也罢,秋月都透着一个字:美!但一个“秋”字,那月光里还是带了丝丝凉意。不论白天黑夜,迎面吹来一股风,夏日叫清风徐徐,立秋后叫秋风瑟瑟。“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云是秋云,雁是秋雁,雁过留声,留的也是秋声。见风就是雨,雨也成秋雨了;风吹黄叶落,落的是秋叶。一叶知秋,更知春夏,一年如梦如幻。恍若隔世,几个转身,几个喷嚏,春梦成秋梦了。于是树也叫秋树,林也叫秋林,一树的黄叶,一山的红叶,也都叫秋叶,染尽层林就是秋色,不是春色,胜似春色,那起码是美色吧?秋色秋景,再美也是秋景;秋色映水,这水也是秋水。桂花飘香,飘的是秋香;荷花凄凄,凄的是秋美。秋荷如禅,凄凄才令人回味;秋荷如画,凄凄才吸引画家流连忘返。秋,就是

万物的宿命!

草依旧还在生长,那长的是秋草;蚩蚩依旧还在歌唱,那唱的是秋曲。蝉是盛夏就叫的,入秋叫得更欢了,结果把自己叫成了秋蝉。人一听秋蝉,就有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在耳畔回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那悲秋的情怀不知不觉间便拥有了。蚂蚱还在活蹦乱跳,人却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话是难听了,却点透秋意了。李白诗云:“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又是一幅凄凉画,人在此画中,能无动于衷么?

自古而今,人多悲秋,真是难怪了。那悲秋的多,多半是壮志未酬或怀才不遇,譬如大诗人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唉,诗圣都觉秋恹恹,让人不能不发千古之秋叹!人到中年,鬓角有了银丝,鬓角被唤作秋鬓,银丝也被唤作秋丝,中年等同“秋年”了,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多半也等同豪言壮语了,在心上永驻了,那“悲”真就挥之

不去了。李清照词曰:“才下心头,却上眉头。”李太白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都是秋天,一个长相思,一个怀才不遇,只有悲秋一途了。

我也人到中年了,逢秋爱发秋思,偶尔还发秋吟。我坦白,我喜欢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想一想,言之有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顺时而乐,悲从何来?秋高气爽,登高望远,那一眼辽阔,不令人心旷神怡、心旷神怡吗?举目原野,秋收在望,那扑面而来的庄稼,不令人喜形于色,喜上眉梢吗?农人心上秋,也是一个“愁”,但此“愁”与“秋”无关,而与“收”有关。

秋色迷人也惹人,秋收意味着秋忙,秋收了还要秋藏,秋藏了还要秋播。一年到头,农人就指望这秋收过冬过年呢。家有秋粮,就算秋尽了,还愁愁个啥呢?天高气卧,把秋梦延长、延长……

# 安平寨上的银杏树

□杜文涛

夏至的头一天,我来到天池村安平寨探望两棵银杏古树。

正是六月初夏天,阳光明媚,田野碧青青。走在乡间小路上,到处弥漫着嫩叶和夏花那湿漉漉芬芳的气息。陪同我的,是三位在村上包村扶贫的单位同事和村上的杨支书。脚步声、说话声飘进幽深的树林,惊动了林间栖息的山鸟,有两只花长尾巴的锦鸡“扑哧哧”从林梢飞出,更发出了一片发出了清脆亮亮带着野味道的啼叫声。

爬上一段陡坡,我们见到了一处四面开阔,估摸有半里见方的平展山头。几阶青石板旁,两棵洗澡盆口般粗的银杏树整齐地横在眼前。银杏树干粗壮黑黝,枝叶墨绿厚实,树冠密不透风。靠右的树干不知甚故还凹进脸盆大的树洞,泛着青苔绿绿的光。

树下的空地上散着一个个雕刻精美的门墩、柱石、石碾和祭石,显眼的还有一个雕着牡丹花形的上马石。杨支书说,杨氏祖先在三百多年前的清乾隆初年从湖北省安陆府当阳县迁徙到此,这里还没有人烟。后来人多了有了土匪,杨氏祖先便在这三面悬崖、一面陡坡的山顶修建半房半堡的祖屋繁衍生息。房子建好后,基于族人美好愿望,商议后便命名安平寨了。土改时房子分到各家各户居住,上世纪末,村民逐步过上了好日子,便看不上这又旧又暗的老房子了,拆了旧房砖瓦去单家独户盖了新房。天长日久,这里便无人烟了。我问这对银杏树有多少年了?杨支书说听祖辈们传说,树是安平寨建起后栽的,栽在寨门两边,取“双树当庭、银杏富贵”之意,有两百多年了。

站在安平寨遗址上,环顾四望,除了后人们新植的两三丈高的泡桐林,密布的阴影和散落的石雕构件,竟找不出任何墙基的痕迹,但精美的石雕却无声地叙述着杨氏的兴旺和安平寨的辉煌。借助不朽的石雕和树梢间透进来的阳光,我似乎窥见到了夏榻良辰、面风歌枕的栖居者。脚下的遗址已经倾圮,荒芜,在脚下任何一个地方往下刨,下面必有柱石,必有黑砖,必有花鸟鱼虫,必有飞禽走兽,必有“民国”,必有“晚清”。遗址是固化的记忆,是时间碎片至于其上的虚无建筑。或许在万籁俱静的月夜,在这里侧耳倾听,你会听到马嘶鸣,狮长啸,啼啼鸣,燕呢喃。

银杏树下有排老屋,一排三间,方石砌基,石墩立柱,胡基垒墙,板木为门,泥瓦覆面,瓦当归水,栅板隔窗,雕花横梁,尽显清代遗风。老房子虽透豪华古意,却年久失修,一派衰败景象。隔墙大半坍塌,楼上罩板悬在半空,穿斗架均已变形,柱斜梁倾,

雕榫凤瓦亦散落一地。探首屋内,里面的家具灰沉沉地错杂在一起,折叠而又阴暗,衰残中又有幽默。老屋旁边有新屋,覃姓的老太太九十岁了,耳聪目明,口齿清晰。她告诉我,这座老宅一直住着人,直到前几年它被废弃,由此才开始破败。我突然悟起了逝去十多年的老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刀要用人才不会生锈,房要有人住才不会漏雨。”只因有人住,这老房子才一直以“现居”的形式延续着,完全隐没在民间、乡间和草间,这才使它躲过一两百年改朝换代,战火以及匪患。我多么希望这房子再有人继续住下去呀!

银杏树不远的山坳里,有一片杨家祖坟,墓碑高大,石雕精巧,有块墓碑碑文还是位进士所撰。岚皋历史上有籍可查的进士稀少,誉称为“岁进士”的举人也不多。墓碑主人名为杨元臣。青碑上的铭文均已漫漶,但看久了,碑文落款处“儒学岁进士某某敬撰”和“大清乾隆”几个字仍从青碑内面浮出来了。看得人眼睛发涩,“岁进士”的姓氏和“大清乾隆”后的年月实难再看出了。依稀读出了一行碑文“远尔教民,绳绳继继,绵绵延延”,似乎印证了碑文撰写人“岁进士”文才的不凡。岁月磨砺,风雨侵蚀,碑文字迹模糊难辨,这位“岁进士”的姓氏也许将成为地方文化中一道难有答案的填空题了。

进士是古代文人的极致,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脉。古代社会里,一个名门望族是非常看重“耕读传家”的,杨氏家族是洋溪河畔的望族,也浸润着浓浓的文儒之气。在杨氏祖坟里,我见到了岚皋清末及民国的文化名人杨燮堂的墓碑。杨燮堂派名杨之均,号燮堂,清末岁进士,生于光绪十二年九月一日,卒于一九五零年七月初一,享年六十四岁。他上个世纪初三十代为岚皋清末进士谢馨《海月楼诗文集》文集所写的序文,分别被《岚皋县志》和《岚皋诗史》收录,为岚皋文史留下了一篇文采飞扬、功力厚实的不朽佳作。

初夏的太阳落得很晚。我在杨支书家里看到了杨氏宗谱。贤能的主妇早为我们备下了一桌下午茶。吃着牛蒡子炖的腊猪蹄,喝着麻瓜煮的野味汤,偏着银杏树和安平寨的传说故事,一顿饭吃得夜色布满了山坡。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盛开还不到时节,但归途中车的灯光却换来了一片又一片的蛙声,间或还夹杂着几声秧鸡子好听的歌唱。



晨牧 周文静 摄

## 一本正经的笑话

□安黎

湖南大学了不起的杜教授,经过殚精竭虑地研究,终于发布了堪比世界十大发明之首的科研成果:英国人是远古时期从湖北省英山县迁徙到英伦三岛的,其依据就是中国古代有个袖珍型的英山国,并且英国的国名“英”字,与英山的“英”字为同一个字。

我为他的伟大发现佩服得五体投地,并据此也考证出:西方人全是从西安迁徙过去的,因为都带有一个“西”字;丹麦人是丹凤县迁徙过去的,因为都带有一个“丹”字;麻省理工学院的源头在我的家乡麻子村,因为都带有一个“麻”字。甚至,印度的诞生,也与李彦宏创设的百度有关,因为都带有一个“度”字;伊丽莎白女王与李白同祖同根,因为都有一个“白”字……有大批量杜教授这等高才源源不断地涌现,谁还能贬低我们的创造力?

## 看云

□龚伟

小时候看云  
梦想的是云以外的世界  
长大了以后看云  
总是在心里带着理想  
匆匆走过

中年时看云  
缺乏悠闲沉静的光  
看淡了世事  
越来越喜欢故乡的云  
终于回到故乡  
沧桑的岁月 走不回童年  
在成长的故乡下  
你早已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

## 留草打狼

□陈仓

秋天到,秋风凉,草原上一片金黄,巴特尔父子以自家定居点为中心,由近及远,转圈割草。储备足够的牧草之后,老巴特尔故意将山脚下、小河边最肥美的一片草场留下不割。小巴特尔十分不解地问父亲:“这个地方离家远,这么好的牧草,如果我们不割,可能会被别人偷割,或者被山里下来的黄羊吃掉,太可惜了!”老巴特尔笑呵呵地对儿

子说:“好好练枪法,冬天,我们在这里打狼,还有免费的黄羊肉。”

冬天到了,山寒水瘦,草木萧索,食物短缺,饥寒交迫的黄羊下山偷盗牧草,饥肠辘辘的狼下山围猎黄羊,巴特尔父子藏在壕沟里开枪射杀恶狼,消灭群狼之后,毫不费力地收获狼的猎物——黄羊。冬天里的重大收获让巴特尔父子无比喜悦,喜乐之余,小巴特尔突

然想到父亲的两句口头禅:“谋长远则无忧,有预谋则无后患”,瞬间顿悟父亲精心谋划。在远离定居点的地方预留一块能吃能喝的草地给黄羊,不但能避免冬天的黄羊之灾、恶狼之灾,还能从容不迫地以恶制盗,坐享其成。

## 寓言

## 履痕处处

# 西安变奏曲

□林文钦

在声音变幻中体验西安,可以感受它成长的文明节拍。

每一个经典的城市,都有其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就像那些在历史中风化了的城市记忆,只要那些老市民闭眼想象一下那时的民房街道,就会感慨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幸福。

作为一名70后,我的耳朵见证了西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凡演绎。大小建筑工地,轰轰烈烈的挖掘机和脚手架,指挥台上响起的开工哨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天空中寂寥飞过的鸽群……拆迁和重建,像在城市上空频繁吹响的起床号和冲锋号,而这种号角却在这里演变成若干新的楼群、马路和公共设施。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建设也由单一的号角变成了宏大的交响乐。

日复一日,耳朵里的西安在周而复始地奏鸣时代乐章,车轮声、机械的轰鸣声、流行音乐声以及各种市声,这种繁杂的声音里别有一种铿锵力度,很像动车车轮向前奔跑时的韵律,能激发人的想象。有时我想,对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而言,城市的喧嚣声不正好交汇成了一首摇滚乐么?

一个人独处时,我不由打量起西安——一个古老而时尚的西部城市,我聆听它发出的声音,竟发现其中蕴藏的独特味道。那些消失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保存下来

的声音,如秦腔、民歌小调、贩夫走卒的吆喝声,随着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渐渐成为老一代人的回忆。21世纪的商业浪潮风起云涌,市区的小街巷又飘荡起一种新的吆喝:“收购旧桌椅、老家具、红木家具……”最有趣的是,吆喝声中夹杂着南腔北调,听起来不啻是一种艺术享受。

城市的蜕变需要漫长的过程,当西安开始逐渐长大,我慢慢学会了倾听:城市的新生,正在市民身边。请记住城市生长的脆响和剥落,回过头去,在这些声音里,我们会听到一场独特认知的变迁,这是城市留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视角的故事。

早秋的清晨,我悠闲地步入城市运动公园,感觉到这里的声音悄然更换了音色。晨风中,广场上飘来了优美的舞蹈旋律,退休大妈们在动感激情的《好日子》里翩翩起舞;富有音乐细胞的姑娘们,拉响了手中的小提琴,优雅的琴声掠过清亮的湖面。晨光抚摸着城市,树上的鸟鸣声,卖早点的叫唤声,又像是城市交响曲中突然插入的轻快小调,突然让我精神一缓,心情随之放松。当日午后,我聆听了西北大学诗歌朗诵会,开场的一首《面朝五月,春暖花开》就让人心旷神怡。想来,现代城市是复杂而和谐的,不同音色的声音组合在一起,传统文明与现代都市的交融,让我觉得这种声音是那么的遥远而凝重,却又如此的



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灵动而亲切。

城市在扩展,建筑在拔高,这是发展年代必然发生的景象。像西安北站、汽车站、市民广场等公共场所,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动人的乐章。五鑫商城的敲打声、大悦城的电锯“吱吱”声、东大街的车来车往声、汉城商业街的叫卖声……每一种声音,都增加了城市音响的分贝。而这些纷繁的景象,却又掩盖不了城市的休闲品质。在西安,这座被誉为“常来看看”的优雅之城,四处流淌着如同葫芦丝般悠扬的声音。在市区,当你走过一个个茶室、休闲厅、便利店,观察每个市民忙碌而祥和的表情,每个表情都是一个音符,共同汇成了这座名城的淡雅之音。这种声音的节奏是慢的,仔细回味,有着数不尽的安宁与恬淡。

当我坐着车子在市区观光,一个个养眼的情境在视线中掠过:海博广场、长安塔、大明宫、曲江池遗址公园、体育中心、世博园、儿童乐园……车水马龙的街区,一幢幢刚刚崛起的高楼大厦;白昼的生机盎然,黑夜的五彩斑斓……我忽然觉得一直埋藏在心底而又怯于开口的热爱,以及深刻的幸福感油然而起!

古意而新潮的西安,它日新月异的发展汇成一首大型的交响乐,传扬一曲更美好更动人的“新时代颂歌”。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农业的发展速度无以伦比。作为一名农技推广工作者,最能深刻感受到这70年,就像一张飞翔的信笺,农技人在上面写满一个又一个丰收的童话。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考上西安市农业学校,“鲤鱼跳龙门”,成了“商品粮”户口,在那个年代无比荣耀。四年后,回到家乡蓝田,被安排到县农技中心工作,成了一名基层农技工作者。

刚参加工作时,就听人常说,“戴草帽,穿雨靴,远看是农民,近看是农技站的”。下乡几次后,深有体会。那时,去乡镇的班车少,骑自行车下乡,二十几里路,虽一路风尘,但也潇洒洒洒。在村子搞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蹲点驻村,吃百家饭,倒也其乐融融。

把玉米二代粘虫的危害症状及防治措施,让种植户第一时间知晓;也可以把八里塬出现的草地贪夜蛾,让方圆百里的群众尽快防治。近几年,无人机飞防开始在一些小麦高产示范区和玉米高效种植农场示范推广,现代的机械已与植保新技术完美结合,谁能否认,现代农业不会像一场春风,催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建一个微信群,就可

# 农技推广模式的变迁

□王国栋

那时单位还是油印机,下乡给农民带的技术明白卡,要在打字室油印,打蜡、制版、推油滚子,推油滚子是技术活,要推均匀,油印的资料才清晰。这还好说,就是一不小心,手沾油墨,一擦汗,弄到脸上,成了大花脸。油印材料,锻炼了耐心,也逐渐培养了工作时的细心和一丝不苟。

时光翻转到二十一世纪,单位添置了电脑,每名职工都要参加电脑技术培训。记得当时单位仅给财务室配置了一台电脑,领导聘请电脑培训学校的老师来单位,晚上给我们集中授课。经过培训,我掌握了办公自动化技术,之后下乡带的技术资料都是用电

印,排版整齐,字迹也漂亮清晰。单位下乡也配置了农技直通车,改变了骑自行车或乘班车,浪费时间且工作效率不高的落后面貌。我们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被点燃,工作热情也显著提高。

在农业技术信息化时代,我下乡给农民授课,不再是站在田间地头,眉飞色舞讲解,而是在宽敞明亮的村委会大礼堂,打开笔记本电脑,利用投影仪放幻灯片,给农民讲解新技术。一张张幻灯片直观醒目,农民看得入神,听得津津有味,我授课也轻松了许多。这样既可以把农业新技术尽可能延伸到最偏远的角落,普及推广到最后一公里,我自己也随着季节跳动的音符,弹奏一首首乡村民谣。

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建一个微信群,就可